

杰苏阿多工匠老爷

乔万尼·维尔加著

孙葆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杰苏阿多工匠老爷

[意] 乔万尼·维尔加著

孙葆华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8·

Giovanni Verga
Mastro-Don Gesualdo

本書根据 Jonathan Cape, London 1928 年英譯本轉譯

杰苏阿多工匠老爷

[意]乔万尼·维尔加著

孙葆华译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41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2 15/16 字數 279,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 定价 (9) 1.20 元

內 容 提 要

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是意大利的名作家。本書生动而细致地描写十九世纪西西里一个工匠的一生，揭露与諷刺了当时意大利上流社会的虚伪、欺詐的面目。

工匠杰苏阿多，出身低微，精于計算，成为当地的首富。人都叫他做工匠老爷。

因为无法挤入上流社会，他由人拉攏，和一个破落的贵族小姐結婚。誰知不但得不到贵族們的支持，反而遭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那小姐整天生病，除給他生了个女儿之外，对他毫无帮助。

他为了使女儿富貴，把她从小送进贵族学校求学，后来又把她嫁給一个公爵。这个公爵外表温文，心里狡猾，敲去大笔妝奩，又复多方勒索，丈人病危的时候，还逼令签字交出全部财产，供他揮霍。

• 工匠杰苏阿多一生所累积的大量財富，所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父亲的嫌惡，妻女的疏远，贵族的欺騙和农民的怨恨。

主要人物表

杰苏阿多·謨太，即杰苏阿多工匠老爷。

能西奥·謨太，即能西奥工匠。杰苏阿多的父亲。

圣多·謨太，杰苏阿多的弟弟。

斯帕蘭莎·謨太，杰苏阿多的妹妹，嫁给福条那托·部耳基奥。

福条那托·部耳基奥，杰苏阿多的妹夫。

第亚哥·特拉奥老爷。

斐迪南多老爷，第亚哥老爷的弟弟。

比安卡小姐，第亚哥和斐迪南多的妹妹。后嫁给杰苏阿多。

特拉奥的亲戚们

馬利安娜·斯干西太太，又称为馬利安妮娜太太，有钱的姑母。

薩刺太太，又称薩里娜·塞涓那姑母。穷姑母。

馬克利姑母，又称克拉刺。相当富裕的姑母。

阿格立派娜·馬克利小姐，馬克利姑母的女儿。

盧比伊拉男爵夫人，又称盧比伊拉姑母。

盧比伊拉·尼尼男爵，称为尼尼老爷，或者年轻的男爵。是盧比伊拉姑母的儿子；比安卡的表哥。

門多拉男爵。

門多拉男爵的老母亲。

亞丰瑣·里摩利侯爵，摩尔太爵士。比安卡的叔叔。

繫科男爵，又称繫科表哥。

繫科男爵的妻子。

拉梵尼亞小姐，繫科男爵的女兒之一。

美立厄塔小姐，繫科男爵的女兒之一。

朱塞比娜·亞羅西太太，有錢的寡婦。

其他的“上流人”

菲力蒲·馬加倫老爺，村子里的首要人物。

柏羅尼亞太太，菲力蒲老爺的妻子。

菲菲小姐，菲力蒲老爺的大女兒。

喬萬尼那小姐，菲力蒲老爺的二女兒。

米太小姐，菲力蒲老爺的小女兒。

尼哥林諾，菲力蒲老爺的儿子。

隊長太太，卡羅來納太太。

保安隊長，卡羅來納太太的丈夫。全村秩序的負責者。

佩柏里托騎士，窮紳士。

卡那里，市政廳的公務員。

部諾大祭司。

劉匹牧師。

內里律師。

塔發蘇醫生。

達馬，藥劑師。

窮人

利西奧·帕坡老爺，警察長。

劉卡老爺，教堂司事。

格雷西亞，劉卡老爺的妻子。

朱塞浦·巴剎巴老爺，斯干西姑母的僕人。

畢圖蘇，中人，谷物經紀人。

提塔老師傅，理髮師。

阿格雷夫人,女戏子。

栖奥拉,游惰者,代书人,好探听消息的人,煽动者。

农 民

第奥达塔。

南尼·勒奥波,杰苏阿多工匠老爷的工人。后娶第奥达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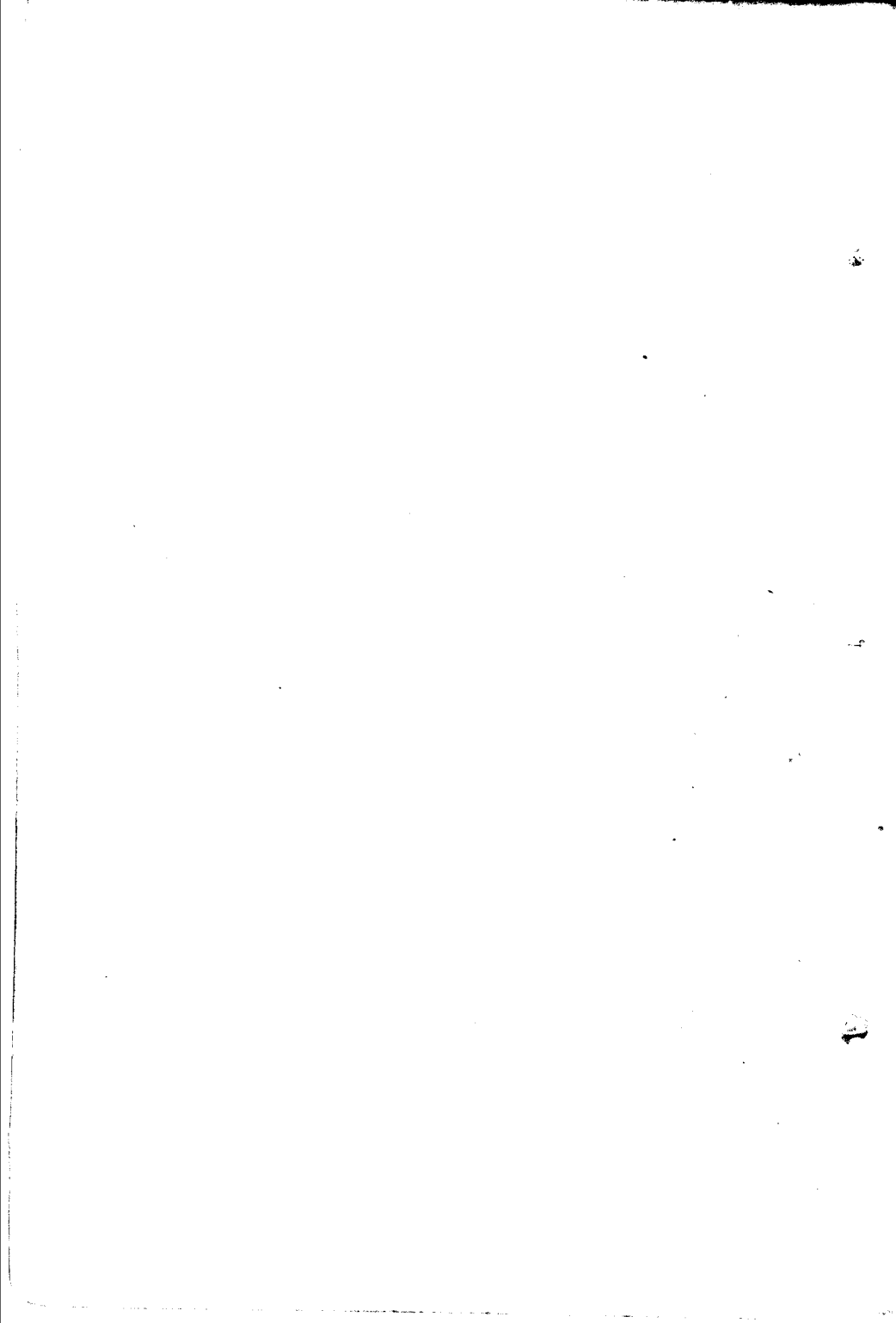
伯拉西·卡摩罗,杰苏阿多工匠老爷的工人。

呐多工人,杰苏阿多工匠老爷的工人。

卡民叔叔,杰苏阿多工匠老爷的农场管理人。

皮拉加提。

科西摩邻居。



第一部

他們正在敲着圣·乔万尼教堂日出弥撒的晨鐘；可是那个村庄还在沉睡著，因为下了三天雨，在耕地上，你的小腿会給陷下去半截。忽然間，在靜寂中起了一陣騷动，圣·阿加塔的尖銳鐘声在报着求救的警耗，各处的門窗都乒乒乓乓地打开了，人們穿着襯衫向外奔跑，喊着：

“地震！——圣·格列高里呀！”①

天还是黑黑的。在辽闊而昏暗的亞黎亞天空里，只远远地隱現着从燒炭夫那边漏出来的一点亮光、和靠左面的閃爍在一大片低云上面的晨星，那片烏云遮暗了帕拉狄索長高原的曉色。一望无边的乡間傳来了悲哀的狗吠。突然地，較低的地区里敲出了圣·乔万尼大鐘的洪亮声音，它也在报着警耗；接着是圣·維多破鐘的声音；跟着是大教堂发出的另一个鐘声，从远处飘来；随后又是那个圣·阿加塔的鐘声，它好象正敲在这小地区內居民的頭頂上。一个跟着一个地，各处寺院的鐘也敲了起来：教士道院、圣大·馬利亞、圣·瑟巴士申諾、圣大·德利撒；一种普遍的叮噹声在黑暗中恐怖地掠过那些屋頂。

“不是的！不是的！那是着火！……特拉奧的屋子着火了！……圣·約翰呀！”②

男人們在跑过来，喊着，手里提着褲子。女人們把灯火摆在窗台上；山坡上，全村都充滿了灯光，好象是耶穌受难日的前夕，

他們正在鳴着子夜二時的鐘聲；如果你從遠處望過去，簡直會把你吓得頭髮直豎起來。

“第亞哥老爺！斐迪南多老爺！——”你可以聽到他們在廣場那頭大聲叫喊，還有人用一塊石頭在砰砰地敲着那道入口的大門。

人們從大廣場經過街道，從別的幾條小路陸續地來到這裡；石子地上不斷地發出重皮靴的囊囊聲；遠處時時地喊着一個名字；緊急的敲擊聲和呼喊聲不停地從聖·阿加塔廣場那頭的入口大門傳過來：

“第亞哥老爺！斐迪南多老爺！你們都死了嗎？”

從特拉奧的屋子，破爛的飛檐上，現在你真能夠在灰暗的曙光中看見一團團的濃煙往上湧，散布着火花。一陣紅色的反光從上面倒瀉下來，照出了鄰人們的焦急的面容，他們都聚在被打壞了的大門前面，個個鼻子朝天。突然間，你聽見一扇窗在嘎嘎地响，而且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上面喊着：

“救命！——賊！——基督徒們，救命！”

“着火！你們的房子着火啦！開門，斐迪南多老爺！”

“第亞哥！第亞哥！”

現在，在特拉奧·斐迪南多老爺發狂的面孔後面，窗口里出現了第亞哥老爺的骯髒睡帽和飄散的灰髮。接着，沙啞的癆病喉嚨也發出了尖叫：

“救命！——屋子裡有賊！救命！”

“什麼賊？嘿，他們在上面能偷得着些什麼呀？”人群裡有人在嘲笑着。

① 聖·格列高里是神的名字。這是感嘆語，有如“天呵”。

② 聖·約翰是神的名字。也是一種感嘆語。

“比安卡！比安卡！救命！救命！”

在那乱糟糟的当儿，南尼·勒奥波跑出来了，他发誓说他看见有贼在特拉奥的屋子里。

——“我亲眼看见的！有一个贼想从比安卡小姐睡房的窗口逃出去，看见有人来，他只得又爬了回去！”

“房子在烧着哪，你们明白吗！所有的邻居都要着火了。我的房子又正在这儿贴隔壁，真是的！”杰苏阿多工匠老爷大声叫喊起来。别的人却在门口推着、撬着，结果，一个跟着一个地穿了进去，院子里杂草丛生，把他们的小腿给遮没了半截，他们呼喊，争吵着，有的人抬着整桶的、整壶的水，邻居科西摩把斧头也带来了；教堂司事刘卡老爷要再敲一次钟，好叫大家准备准备；皮拉加提一听到警耗，马上从稻草底下摸出一柄生锈的手枪，立刻赶到，现在还抓着枪到处乱窜。

现在从院子里还看不见火。只在风从西北吹过来的时候，便时时地有大团的烟一阵阵地升起来，从那关断了的小花园的石墙后面飘过去，拂着正在开花的杏树枝。在靠墙的斜顶棚下面，堆着劈好的木柴；可是在那头，正靠着邻居谟太的房子的地方，却有更多更粗大的木料，地板材料、腐烂的托梁和一根磨坊的柱，这都是些他们老卖不掉的东西。

“比火绒还要糟，你们看！”杰苏阿多工匠老爷喊着。“这是给所有的邻居放火的好材料！——天呀！他们把这些东西这样地靠在我墙上；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自己是没有什么可以烧掉的，天呀！——”

在楼梯顶，斐迪南多老爷身上裹着一件旧大衣，头上紮着一块烂手绢，八天没刮胡子，滴溜溜地滚动着灰色的眼睛，它们长在一个哮喘病人的羊皮纸似的脸上，就跟一个疯子的眼睛差不

多。他鴨子似地重複說着：

“趕快！上這兒來！趕快！上這兒來！”

可是沒有人敢冒險走上那道搖晃的樓梯。那所房子真是一個魔窟；牆是破爛的，發霉的，灰泥都脫落了；裂縫從屋檐直通到牆基；窗戶脫了鉸鏈，而且沒有玻璃；那穿舊了的、四角已經破了的甲外襖衣^①，從門上的銹鉤垂挂下來。杰蘇阿多工匠老爺要先把堆在院子裡的木頭統統丟出去，把它扔到廣場里。

“那得搬一個月，”皮拉加提回答說，他站在那兒打呵欠，手裡抓着槍。

“天呀！靠我的牆堆着！——你們到底聽不聽？”

吉阿加倫說，“最好拆掉那個棚”；教堂司事利卡老爺叫他們放心，說是暫時還沒有危險；這真是個巴別塔。^②

別的鄰人也跑來了。聖多·謨太兩手插在口袋裡，嘻皮笑臉地隨時預備着說笑話。他妹妹斯帕蘭莎肝火旺得臉色發青，一邊把軟垂的乳房塞到她孩子的嘴裡，一邊說着中傷特拉奧一家人的壞話。——“老爺們！——你們來瞧！——我們的倉庫就在這兒貼隔壁！——”後來她又轉過身去向着那個穿短衫的，她的丈夫鄺耳基奧說：“你什麼也不說！你站在那兒就象只夜貓子^③！那末，你來幹什麼？”

杰蘇阿多工匠老爺是帶喊帶沖地跑到樓上去的第一個人。其餘留在後面的人們就象一群獅子似的，在黑暗的空房裡穿來穿去。每走一步，就有成隊的老鼠來吓唬他們。“注意！注意！那閣樓就要坍下來啦！——”南尼·勒奧波心裡還在想着那個會

① 甲外襖衣是十五六世紀的時候，披在甲外的輕衣。

② 巴別塔是一個古塔。常用來指騷擾或混亂的場所。

③ 夜貓子即貓頭鷹，意思是聰明面孔笨肚腸的人。

在窗口出現过的家伙，不时地喊着：“他就在那儿！他就在那儿！——”并且，在那間破爛到不成样子的圖書室里，他用皮拉加提的手枪，只差一点儿就把教堂司事給打死了。在黑暗中，你老会听见斐迪南多老爷的沙啞喉嚨在喊着：“比安卡！比安卡！”第亞哥老爷正在敲撞一道門，抓住每个經過的人的衣服，尖声地老是喊着：“比安卡！我的妹妹！”

“你在玩什么把戏？”杰苏阿多工匠老爷回答說，臉紅得象番茄，一面掙脫着。“我的屋子就在这儿貼隔壁，明白嗎！整条街就要燒起来了。”

一种大騷动在这所拆得七零八落的旧大宅里进行着：女人們拎着水；孩子們吵吵鬧鬧，跑来跑去，乱哄哄地，象是过节；好探听別人私事的人們張着嘴在各处溜蕩着，撕撕那些还挂在牆上的零碎布片，摸摸那些門框上的雕刻，使勁兒地叫它几声，听听那些空大房間的回声，鼻子朝天地仰起头来，看看那些嵌棧上的鍍金裝飾和家族的画像；所有这些特拉奧家的老祖宗們，看到有这么一大群人在他們家里，好象也睜大了眼睛在提防着。人們在屋里走动，每一个来回都使地板震动起来。

“喏！喏！房頂馬上就要坍啦！”圣多·謨太嘲笑着，他在水里踩来踩去，大步地跨过地上磚块移动过或缺少了的地方，每跨一步都激起成潭的水。第亞哥老爷和斐迪南多老爷挤进挤出，昏头昏腦地混在那些正在搜索他們房子每一个可怜角落的人群当中，繼續喊着：

“比安卡！我的妹妹！”

“你們的屋子着火啦，你們知道嗎？”圣多·謨太在他們的耳边大声地喊着。“有这么許多引火的旧东西，火势会突然地旺起来的！”

“在这边！在这边！”小街里傳來一个声音。“火就在楼上厨房里。”

能西奧工匠，杰苏阿多的父亲，爬上一張梯子，从对面他自己的房頂上，凌空地在做手势。吉阿加倫已經在陽台的欄杆上綁好了一个滑車，好从謨太的水槽里把水吊上去。科西摩工匠，那个細木工，已經跨到屋檐上，正在用斧头向着天窗拚命地乱劈。

“不行！不行！”大家从下面向上喊着。“天窗劈开了，风一进来，整个屋子一下子就都完了。”

那时候，第亞哥老爷用手敲着自己的额头，結結巴巴地說：“家傳的文件呀！訴訟的文件呀！”

接着，斐迪南多老爷也跑了开去，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高声叫着。

在各处窗口和陽臺，当风吹动的时候，旋风似的濃烟一陣陣地湧进来，使第亞哥老爷在門外一边繼續地呼喊，一边咳嗽：“比安卡！着火！”

杰苏阿多工匠老爷已經猛冲到廚房的楼上去，可是，一陣濃烟把他薰瞎了，悶得个半死，他只得突着眼睛退出来，臉色灰白，象死人似的：

“天呀！——这边你們过不去。……我完了！”

別的人也都喊了起来，七嘴八舌，各有各的說法；这样地吵鬧，真够弄昏你的：“把那些瓦片打下来！——把那張梯子靠在烟囪道上！——”能西奧工匠站在自己的屋頂上，跳来跳去，象着了魔似的。教堂司事刘卡老爷現在已經真的跑去拉住大鐘，拚命地乱敲。廣場里的人們密得象蒼蠅一样。斯帕蘭莎太太猶似地伸出了指甲，扯着別人背上的衣裳，从走廊里直往前挤，她嘴里濺滿了泡沫，喊啞了喉嚨，才使人聽見她要說的話：“从樓梯一

直走下去，在走廊的尽头！”——于是大家就一齐湧到那边去，留下了第亞哥老爷一个人在叫着他妹妹的門：“比安卡！比安卡！”忽然听得門背後有一陣騷亂的聲音；好象有人在發瘋似地狂奔。接着，有一張椅子的撞倒聲。南尼·勒奧波又從走廊尽头那邊大聲地喊了起來：“他就在那兒！他就在那兒！”跟着是皮拉加提開了手槍，响得象開炮一樣。

“官老爺們！喂，警察來了！”圣多·謨太的聲音從院子里傳了進來。

隨後，那道門出人意料地開了，接着比安卡小姐也出現了，她衣服也沒扣好，臉色死灰，拚命地搖手，話却一句也說不出來，只把眼睛盯着她哥哥，帶着又驚慌又痛苦的样子。她突然跪了下來，抓住門框，結結巴巴地說：

“殺了我吧，第亞哥老爺！——殺了我吧！別讓人進來。”

第亞哥老爺把她妹妹推回到小房間里去，隨手關上了門，那道門里面後來發生了些什麼，也就永遠沒有人知道了。外面只聽到他的聲音，一種非常痛苦的聲音，結結巴巴地說：

“你？……你在这儿？”

隊長，檢察長，和所有的官員都跑來了。警察長利西奧·帕坡老爺揮舞着他那柄出鞘的佩刀，老遠地喊着：

“等一下！等一下！停下來！停下來！”——接着，隊長掄着手杖說：“讓路！讓路！讓他後面去，利西奧老爺這樣辛辛苦苦地赶路，為的是執行公務呀！”——檢察長發布命令，叫人把門撞開。“第亞哥老爺！比安卡小姐！開門！怎么回事？”

第亞哥老爺出現了，一分鐘里，他已經衰老了十年，他態度侷促，轉動着眼睛，灰色瞳孔底里藏着一種可怕的如夢如痴的神情，眉毛上挂着冷汗，他的喉嚨給極大的悲痛塞住了：

“没什么！——我妹妹！——受惊了！——誰也别进来！”

皮拉加提跟南尼·勒奥波生着气：

“他让我做的好事！——我差一点儿就把鄰人圣多給打死了！”

接着，队长就給他一頓申斥：

“帶武器，是嗎！——你在玩些什么把戏！——你这畜生，你簡直是个畜生！”

“呵，队长，老爷，我以为那是个强盜，就在那下面黑暗的地方。我是亲眼看見他的！”

“住嘴！住嘴！你这个醉鬼！”檢察長应声說。“不管怎样，我們去看看那个火把。”

現在，在走廊里，在通向菜园的那道楼梯上，大家都在拎水。鄰人科西摩已經爬上屋頂，正在用斧头砍那些橫梁。他們从各方面把磚瓦、石头、破罐扔到冒烟的天花板上。邵耳基奥站在那張梯子上，朝上开着枪，皮拉加提却埋伏在烟囱管旁边，裝着子彈，不顧別人死活地乱开着。刘卡老爷鏗鏘地尽力敲鐘；廣場上的人群高声喊叫，做着手势；所有的鄰人都靠在窗口上。馬加倫一家人站在对面自己屋頂的平台上看着，女兒們头发上还卷着紙圈；菲力蒲老爷在老远的地方发号施令，用他那根麻刺甲手杖指揮那些忙着救火的人們。斐迪南多老爷剛剛抱了一大把旧文件回来，一鼻子撞着在黑暗的走廊里奔跑着的吉阿加倫。

“对不起，斐迪南多老爷。我正要去找医生来看您大人的妹妹。”

“找塔发苏医生去吧！”馬克利姑母在他后面尖叫着；她是同他們一样穷的亲戚。她原是第一个冲进来的。“这儿附近，在逢馬的藥房里。”